

潛

室

劄

記

潛室劄記 卷下

伊祁司 包蒙吉著

男再濂孫

顯祖 繼祖 承祖 興祖

曾孫

錦鈞 鎔錄 鎔瑜

全較

錫山高世泰彙梅

全訂

南豐湯永寬碩人

全叅

上元黃 越際飛

上元許

鏘賢聲

以誠敬為綱時時提掇的來以義利公私為目時時辨別的去其庶乎

晝夜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麼極力承當莫要  
絲毫辜負他纔好堂堂做箇人

君子夙夜惕勵似憂多於樂須尋孔顏樂處始得然  
天下事未有無因而幸獲者也不歷深山不探重  
淵而欲羅異珍恣竒玩我知其難也矧性命至寶  
乎孔子云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孔之憤茲其所以  
爲孔之樂也與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有道  
味而忘嗜慾其所以爲顏之樂也與不憤不苦悠  
悠蕩蕩閑過了日月而妄希受用驕語快活是飽

食終日其與禽獸何異憤矣苦矣更有一字訣  
其誠乎子與氏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噫盡之矣  
或欲入山予曰吾輩第一座名山曾尋覓否或曰未  
也果安在予曰不在天之下地之上其在大學知  
止一節乎或曰何謂也予曰定則移易不得靜則  
紛擾不得安則搖撼不得慮則遮蔽不得方寸耳  
而天地萬物皆備焉所得不既多乎好箇地面儘  
堪棲息好箇光景儘堪把玩從出父母胞胎來目  
便會視耳便會聽手便會持足便會行心便會思

那○一○件○那○一○時○不○依○靠○他○後○來○成○人○長○大○東○奔○西○  
走○或○在○城○市○內○熱○鬧○或○在○廟○堂○崢○轟○把○絕○頂○去○處○  
輕○輕○斷○送○了○一○時○悔○恨○起○來○憤○勵○起○來○尋○箇○名○師○  
取○些○好○友○替○我○指○點○路○徑○我○便○孜孜皇皇窮日之○  
力○須○索○要○到○這○裡○歇○脚○自○下○以○升○高○自○近○以○及○遠○  
拿○住○安○身○立○命○真○種○子○雖○在○紛○華○靡○麗○場○中○漠○然○  
無○所○與○其○高○尚○有○如○斯○徹○上○徹○下○再○隔○他○不○住○亘○  
亘○亘○今○再○崩○他○不○了○巖巖乎大觀也哉吾子幸勿○  
言○目前名勝而貿貿迷途也或曰命之也此山不

在書本上。還在腔子裏。予曰。然。近有語云。心到靜處。是山林。正謂此也。

爲蓋世豪傑。易爲慊心聖賢。難。

不富不貴。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不道不德。難乎質於古之人矣。吾將違心易志。俛仰于今之世乎。抑將砥躬勵行。黽勉乎古之人也。

智不足以周一身力。不足以謀一家。庸衆也。智僅足以周一身力。僅足以謀一家。庸衆也。然則求免于庸衆。果何道而可。大之濟天下。小之濟一邑。視乎。

分與量用之利蒼生。舍之利鄉里。因乎勢與時。  
居則曰我若當某時如何。何我若當某事如何如。  
何旁觀者不之許。則拂然怒矣。試放下未來。提起。  
見在何莫非吾時。何莫非吾事乎。于瘡百孔。茫無。  
下手處。驕語亦奚以爲。

積金不如積粟。積粟不如積德。

先儒教人不知幾千萬言。請以兩言蔽之。順理行將。  
去。從天分付來。此做人十字訣也。做文者不知幾。  
千萬言。請以兩言蔽之。都是幾箇字。只要會安排。

此做文十字訣也。俚而至。約而盡。知言哉。

做好人便是福。做不好人便是禍。幹好事便是吉。幹  
不好事便是凶。如此說來。纔無弊。若必逐人逐事。  
責報應。恐天道有不靈時。而人反莫之信矣。

開國無以加於周。而曰忠厚。做人無以加於諸葛武  
侯。而曰謹慎。嗚呼。傳道守身之道。不能復贊一辭  
矣。

或問守己曰不昧心。問接物曰不負心。請益曰讀書  
窮理而已矣。



魯論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余下一轉語。云古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爲己。

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余下一轉語云求放心之道無他學問而已矣。

獨對時須被服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二語共對時。便理會語不妄發四字。

書無難易。無多少。不讀則難。則多。讀則易。則少。或不讀則難。則多。讀之又讀則易。則少。

吉。凶。決。諸。易。政。事。取。諸。書。性。情。陶。諸。詩。從。違。準。諸。禮。

是非決諸春秋。

廉希憲孟子勝趙普論語胡廣中庸多矣。

左氏傳春秋如隔靴搔癢言之不軌於道也多矣。然其文嚴潔峻整於以詳二百四十年之行事弗可廢也。

有經斯有傳。傳者傳也。發明經旨而傳之天下來世者也。然以口傳經何若以身傳經。以口傳經聖人之功臣也。以身傳經聖人之孝子也。不踐厥孝而思樹厥功傳乎不也。

不讀易而說道理。不讀春秋而談是非。直捕風捉影耳。

聞人之譽而喜。喜則驕。溢生。聞人之毀而怒。怒則報復起。凡心俗氣。此內斷無人品。聞人之譽而愧。愧則自強。聞人之毀而懼。懼則自反。平心直道。就中都是功夫。

人以惡言加我。我爲弗聞也者。而置之。人非而我也。豈曰人勝而我負乎。若反之。則平分其過矣。今有兩人於此。其一人焉。千金之資。是擁其一人焉。

一節之長足錄無不慕一節而羨千金豈云有  
者乎。

以言媚人以親媚人以事媚人以物媚人以文章媚  
人其媚一也。

嘗試反觀內省。做不好事固羞。做好事亦有時而羞。  
做不好事固怕。做好事亦有時而怕。羞做不好事。  
怕做不好事。是希聖賢的種子。這箇念頭須扶助。  
將來羞做好事。怕做好事。是甘庸衆的源頭。這箇  
念頭須掃除將去。

人之所喜我不喜。人之所怒我不怒。其庶矣乎。

以逢迎爲謙光。以躓直爲慢侮。以豪強爲義氣。以忍讓爲怯懦。以詐僞爲聰敏。以長厚爲糊塗。以雷同爲親愛。以慷慨爲矯激。世俗之見。大率然也。君子不可以無辨。

音人云。亂臣賊子。只見君父。有不是處。噫。危哉。然則忠臣孝子。只見自己。有不是處而已。繇此推之。妻子之不我若也。宗族之不我德也。交遊之不我信也。鄉里之不我服也。婢妾臧獲之不我畏。不我懷。

也是皆無道而處此也。假令有道處此爾爾乎。書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有苗。可感奚有於同體。奚有於同氣。故謂無不是的父母可也。卽謂無不是人亦可。

漢武帝之父子。宋太宗之兄弟。宋仁宗之夫婦。讀史者。到今有遺憾焉。揆厥所自。是誰之過。與趙呂二公。恐當與江充同科矣。

商周間。賴伯夷叔齊兩兄弟。點綴一番。戰國間。賴伍員申包胥兩朋友。點綴一番。不然世界。頑鈍寂寥。

吾不欲觀之矣。

孔孟而後周程而前。醇正不雜者。董子一人而已。韓昌黎王河汾不及也。

王汝止夢裏擊天門。頭傳道狂悖殊甚。既而遊陽明之門。斂圭角。就夷坦。養粹氣。和音咳。指顧俱足。令人意消。此與呂東萊少時飲食不好。便敢打碎家事。及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章。卽渙然水釋。俱可謂善於變化氣質矣。

坂公光明磊落。間世人傑。只是不認得伊川。可惜。可

恨。

坡公爲疏論王介甫。一見范公祖禹疏曰。經世之文也。遂毀其稿。而遠名以進。此與張子之徹虎皮畧同。儒者盛稱子厚大勇。而不及子瞻。何與。

君驕臣諂。壞社稷。官貴驕。貧賤諂。壞風俗。治天下者。必去此二驕二諂。

卧龍子云。親君子。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君子。此後漢所以傾頽也。至哉言乎。獨有國之明訓也哉。我輩做人亦然。



蘇長公云。孔明出師二表。可與伊訓說命相爲表裏。余謂駱賓王討武氏一檄。又可與出師二表相爲表裏。蓋武氏貫天達地之惡。舉世莫可誰何。得此口誅筆伐。差堪吐氣。而成敗論人者。至以叛逆目之。冤矣。

王莽有子。秦檜無兒。

神武莫如操。謙恭莫如莽。機智莫如檜。試與較榮華。絜富貴。豈有加于三子者乎。而惡聲穢德。直與天地無極。雖三尺童子。知羞之。然則三子認錯念頭。

行○差○路○徑○九○泉○之○下○當○亦○自○悔○其○愚○且○拙○也○

漢高祖譎而不正。宋藝祖正而不譎。

鼂錯父嚴延年母。識見卓越畧同。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直也。兄弟之仇不共國。直也。交  
遊之仇不反兵。直也。犯而不校。獨非直也。歟哉。直  
者處之以公心。應之以坦衷。裁決于義道而無所  
回屈之謂耳。學者不識直字。橫逆之加。悻悻莫能  
堪。遂至爭白黑。決雌雄。反借口於尼父之明訓也。  
善讀書。固如是乎。

我輩有大憂問舜我輩有至樂問顏子

學者以私心好惡人是莫大病痛這箇念頭不除却便不仁了如何入道

上陵下安然受之而不以爲意此天理人情之正也卽以施之平等固不可者昔人所謂德量所謂長者之行蓋謂斯乎若夫下陵上亦然便成厥惡養厥好矣烏可同日語哉

見君子而不能愛之敬之披以腹心交君子而不能親之厚之結以骨肉其人惡足以有爲乎噫不特

此也。卽一念之善一得之長亦然。

尊師取友二之則不是何也。師而不友便與木偶共對一般。那討洽處友而不師未免走向褻狎怠慢一路去了。欲其進。瞋眩之藥。効他山之石難矣哉。憲也。衣敝履穿。能俾端木氏之裘馬。爽然自失。然則端木非貨殖。便當到顏子地位矣。貨之累人甚矣哉。

我輩要奮勵做古人。定被人嫉惡一番。嫉惡者忌我之如此也。忌其如此。而遂不如此。是降心抑志以

清言  
媚○小○人○之○口○也○其○可○乎○則○安○得○不○慄○慄○危○懼○懋○勉○  
以○圖○令○終○乎○間○有○錯○誤○又○被○人○嗤○笑○一○番○嗤○笑○者○  
幸○我○之○如○此○也○幸○其○如○此○而○果○如○此○便○非○血○性○漢○  
子○矣○敢○傾○刻○卽○安○乎○則○安○得○不○汲○汲○愧○悔○改○過○以○  
圖○全○美○乎○

語云至人無夢○愚人無夢○孔子不夢周公乎○高宗不  
夢帝賁良弼乎○彼牧人者○衆魚旄旌又胡爲乎來  
哉

無媚骨○無傲氣○小人反是○

子產執政與人誦之得力於鄉校之譏評者居多噫  
非獨執政然也學者思出乎俗入乎道無所往而  
不爲鄉校焉是者奉之非者置之其亦可以日進  
有功也夫

好議論人長短是非此今日膏肓之病也若非抽胎  
換骨猛力滌除不獨學問之玷行誼之羞且恐難  
乎免於今之世矣

學者動云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予應之曰自觀人  
而言三代以下敗名喪檢漠不顧忌者比比也果

知好名定揀好題目去做亦能進德修業賢於不顧忌者遠矣此以恕道教人廣開爲善之路也若學者立心制行須知好名之心是已也要當好貨好色等病痛一一驅除纔會長進不然枝葉茂本實撥矣故曰名者實之賓務實所以修名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也好名所以喪實也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也雖然好名不可避名亦不可好名者粧點粉飾之謂也避名者躲閃忌諱之謂也范公不云乎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我做

好事只要求人說好。此之謂失其本心。我不求人說好。便不做好事。是自暴自棄也。二者病則一般。語云。道高毀來。德修謗興。此在旁觀則可。若夫當局者不然。爽然內省。自怨自艾。曰。毀來還是道不高。謗興還是德不修。

高其聲價以驚人而不能深藏。若虛慢藏。誨盜也。蔡邕之於董卓是也。美其辭以悅人而不能大朴不雕。冷容誨淫也。楊雄之於王莽是也。

顧天之靈。知到六七分了。顧其行不一二分。頭顱如



許若不甚分努力只怕一二分蠱壞了可畏哉。

士君子一言之不慎。一行之不立。一交一遊。一出。一處之不軌于正。皆足以蒙不義而犯大惡。故曰。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苑之罪。一言不慎。齊陳乞之類。是一行不立。鄭公子歸生之類。是一交一遊。出一處不軌於正。西漢楊雄。杜欽。谷永。東漢蔡邕。荀彧。郭嘉之類。是也。晦菴論文。右曾子固。左蘇子瞻。噫。過矣。子瞻大將之登壇者也。子固偏禪耳。何敢與之較長短。競勝負。

哉

有春夏無秋冬不成。天地有都俞無吁咈不成。君臣  
仰事俯育不給於家家之貧也。令聞廣譽不施於身  
身之貧也。往古來今不貯於心心之貧也。家貧非  
恥身貧乃恥。身貧非恥心貧乃恥。或曰心既富矣  
是亦可以已乎。曰未也。程子云玩物喪志。  
人不我諒而嚶嚶求白焉。過矣。閑邪以懋厥德。積誠  
以動厥物。他非所知也。  
我有恩於人而惓惓望報。市井之心也。人有恩於我

而泄泄忘報。頑冥不靈甚矣。

處心積慮。但知利人。不肯爲己圖便宜。君子也。處心積慮。但知利己。不肯爲人留地步。小人也。

忍有二。曰含忍。曰隱忍。含忍。心不可一刻無。無則較長。絮短。骨肉間亦戈矛矣。况儔伍乎。隱忍。心不可一時有。有則嘗試。荷安墜坑。落擊而不自拔也。其終矣夫。

曰。今見古人少。或幾幾乎自信也。揚揚乎自負也。目今見古人多。則違心處行之事。層見叠出。不啻痼。

瘼之在身矣。嗚呼。吾何日而可以不違吾心而可  
以不虧吾行乎哉。

立心要富。非也。立心要貧。亦非也。各隨其遇而已矣。  
貧而淡然無求于人。富而藹然能益於人。兩者皆  
公行仁義。是故君子可以貧。可以富。小人反是。  
有心而言。言之詐也。有心而聽。聽之詐也。以詐往。以  
詐來。相尋於詐。而未有已也。子與氏所謂餽之類  
是也。君子不爲餽。不容心。

首陽兄弟也。而以君臣著。桃園君臣也。而以兄弟傳。

從其所重也。

觀人者大都以肝膽爲主。生死存沒不二其心。貴賤貧富不更其守。幽顯久暫不移其志。此有肝膽者之爲也。不則反面易心。因時趨利。背義忘恩。而弗之恤也。念人之寒。如我露袒。念人之饑。如我枵腹。念人之冤抑。如我覆盆。念人之屯蒙。如我陷溺。念人之孤寡。如我仳離。此有肝膽者之爲也。不則爾爲爾。我爲我。自雄其貲。自神其智。自席其安。卽艱苦顛連。滿目而漠然。不一動其心。故曰觀人者大。

都以肝膽爲主

上負君父。下負鄉里。云如之何。顯愧詩書幽愧神鬼。云如之何。

申生之志可爲舜。陳仲子之心可爲伯夷。叔齊。惟是燭理不明。而得與失。遂分霄壤矣。惜哉。李綱之才。德勝陳平。宗澤岳飛之才。德勝周勃。惟是遭時不然而成與敗。遂分霄壤矣。噫。古今來如此類者。何可更僕數也。

春秋化工也。非畫筆也。後世卽有能文之士。畫筆耳。

烏都所謂化工乎。

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此爲公論。此爲定案。胡氏謂尼父以管仲爲徒。義以召忽爲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之諒。噫。過矣。尼父怒仲。當不苛忽也。

程子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我輩深思而熟玩之。與深人言道德性命之說。畢括此矣。與淺人言。使爲善者有所恃。而爲惡者有所懼。其有裨於心術隱微之地。不旣多乎。語上。

語下都用得着此程氏之所以繼往聖開來學也。漢高配呂后。掃興實甚。楚霸王得虞姬。生色良多。御龍子集中。極力訾江陵。以風聞爲實錄。殊失公平。天下事。唯不如人。最可耻。吾不如一鄉之人。吾耻之。既而不如一國之人。則又耻。既而不如天下之人。則又耻。既而不如千古之人。則又耻。嗟乎。吾耻之。吾耻之。曷其有極。

程傳其至矣乎。說易者。固有深於程傳者矣。或失則鑿。固有淺於程傳者矣。或失則支。深而不鑿。淺而



不支舍本義其誰與歸。

或曰孔門不言靜坐。至宋儒始言之曰居處恭非靜坐乎。

靜坐時端其首拱此心也。峙其背直此心也。瞑目視此心也。閉耳聽此心也。謹呼吸息此心也。兩手交護此心也。兩足交據此心也。皆所以整齊嚴肅而求其放心也。如是而後可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如是而後可養出端倪。如是而後稱善學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愚則曰人之患在耻爲

人弟子

陳惕龍曰。孟子本義太淺。畧非也。程傳深矣。故本義以淺出之。若又加深焉。則涉于晦。程傳詳矣。故本義以畧出之。若又加詳焉。則涉于煩。淺以翼深。畧以翼詳。正善用易者也。

陽明先生倡良知之學。有功于學者甚大。但致知之說。昉自孔子。良知之說。昉自孟子。陽明于孔孟之說。引而伸之。足矣。而乃處處牽合。到良知上。其痛快醒發處。固多。其穿鑿附會處。亦不少矣。

學易者博以程傳約以本義亦可以弗畔矣夫

荀子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王子曰昔人之尊信  
楊墨猶今人之尊信晦翁也其語有以異乎歐陽  
子曰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蘇子曰何時打破敬字  
其語有以異乎一則誣捏聖賢大功德一則斷滅  
聖賢真種子以法律之厥罪維均

興於書立於春秋成於易

古之人格物而已無所謂讀書也今之人非讀書則  
無繇格物古之人主敬而已無所謂靜坐也今之

人非靜坐則無靜主敬。

以理學言之。顏曾思孟而後。畢竟以晦翁爲第一人。若程明道程伊川。豈得過分優劣。然而集儒者大成。則有專屬焉。以勲業言之。稷契周召而後。畢竟以孔明爲第一人。若張子房郭子儀。豈得過分優劣。然而稱儒者氣象。則有專屬焉。

朱子學似顏子。而功過之功似孟子。而學過之聖門之中行也。子靜進取其學。其功當在子游子貢之間。豈能與曾子相頡頏乎。陽明之徒。直以接孟氏。

而朱子不與焉。噫。誣也甚矣。

海剛峰述陽明之言曰。今人尊信晦菴。猶昔人之尊信楊墨也。噫。此非陽明之言也。如其言。陽明不得入廟矣。

繇存養言之。外之不能謹言。內之不能求放心。繇應接言之。內之不能順親。外之不能信友。四病不除。終淪禽獸。

有兩儀。便須有六經。有六經。便須有四書。有四書。便須有集註。有四書集註。便須有近思錄。有近思錄。

便須有小學。此皆與兩儀相爲終始而不可一口無者也。其他史書不可不讀。然綱領却在春秋。性理不可不讀。然要約却在近思錄。蔡虛齋云。欲爲一世經綸手。須讀數編緊要書。余繼之云。欲承千聖絕學後。只讀數編緊要書。若數書者。其盡之矣。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唯孟子能知之。噫。孟子而後知春秋者。程子而已。程子而後知春秋者。胡子而已。胡傳行而三傳廢。制科家列學官以之。取士幾於家傳而戶誦矣。然其不知

春秋也。益甚噫。胡子而後知春秋者其誰哉。  
吾道有三縱。堯舜時如日。始旦一縱也。孔孟時如日。  
中天二縱也。程朱時如日。重明三縱也。凡此三縱。  
皆天也。學道者不可以不知。

讀近思錄其辭和以藹其氣粹以穆其理明以備躍。  
然會心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張子曰春秋之書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此爲二傳  
未出之先言也。今既有胡傳繼程傳而作說的。恁  
地分曉。豈必理明義精而後可學哉。讀者但能信。

的過覺的津津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  
綱目祖春秋憲章史鑑非理明義精未易學也  
傳習錄病痛多熟讀近思錄當自見得

定其心而後語則無輕浮躁急之病

做箇君子定要喫虧做箇小人定要占便宜喫虧的  
做了君子却是便宜便宜的做了小人却是喫虧的  
如今涉世或當局或旁觀却要分明此意

范定興勉無玷姚子曰讀不見書作驚人語余則曰  
讀共見書作醒人語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非人



所共見乎。語不驚人死不休。則爲文人墨士而已。孔孟程朱其語何坦易而明白也。

每思聖人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一語。增多多少愧慚。無已。就是先言其行而後從之也。罷了。錄人看來却都是先言其行而不從之。愧慚當何如也。

對人而不審其言。出言而不審其心。非所以爲學也。今日治心且從夢寐治起。此處大段不清楚。以是放其心而不知求。

理學莫精於文清。而忠憲過之。蓋才勝也。文章莫妙

於文成而忠憲過之。蓋學勝也。

陳惕龍謂陽明爲本朝爲第一人。又曰第一才人。非第一學人也。然則第一學人。惟梁溪先生當之。

自古稱中心悅而誠服者。莫如七十子之於孔子。至其所以悅。所以服。余亦不得而知也。邇來得高子遺書。朝夕諷誦。吾悅之。吾亦不能言其所以悅。但覺天下之賞心者。更無可以踰此也。吾服之。吾亦不能言其所以服。但覺天下之傾心者。更無可以踰此也。然後知七十子之服孔子。亦若是焉。則已。

矣。

二氏言靜。吾儒亦言靜。但二氏離動以爲靜。吾儒卽動是靜。故曰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非物也。二氏言無。吾儒亦言無。但二氏離有以爲無。而吾儒則有若無。故有物有則之民。喪卽無聲無臭之天。載二之則不是。二氏言虛。吾儒亦言虛。但二氏離實以爲虛。而吾儒則實若虛。故萬物皆備之大用。卽一物不容之本體。二之則不是。此毫釐千里之辨也。

伏羲之易畫也。文王彖之彖者斷易之畫也。然而進乎畫之義也。文王之易彖也。周公爻之爻者效文之象也。然而進乎彖之義也。至孔子十翼所以翼畫也。所以翼彖也。所以翼爻也。然而三聖之義於。是乎始有著解處矣。高子曰。非孔子而吾烏知易之所語何語哉。五經註於諸儒。易註於孔子。學易者明孔子之易而易明矣。至哉言乎。此周易孔義之所以作也。余且從程傳求之。以程傳視孔翼。規模氣象。固有大聖大賢之分。要之程之義無一非。

孔之義也。高子曰：學易者明孔子之易而易明，愚謂學易者明程子之易而孔易其庶乎。庶乎孔易義則庶乎可與言易矣。

未聞道之先，不靜坐，不讀書，便無入處。如何聞得道？既聞道之後，不靜坐，不讀書，便無守法。如何算得聞道。

要做人，須是存心。心不存，則爲庶民去之之人矣。要存心，須是讀書。書不讀，則心爲莫知其鄉之心矣。要讀書，須是靜坐。不靜坐，則其讀書也爲出口入。

耳云爾要靜坐須是無欲欲不無則其靜坐也爲形寂神馳云爾然則做人者當自無欲始

吉凶不外乎善與惡善者吉惡者凶善惡不外乎是與非是者善非者惡是非不外乎義與利義者是利者非此當隨事隨物而精察之若念慮之萌言論之法事爲之著渾是義而不染於利則有是而無非矣有是而無非則有善而無惡矣有善而無惡則有吉而無凶矣我輩所以事人者在此所以事天者亦在此

易曰趨吉避凶蓋言趨正避邪也後人以爲趨利避  
害失之遠矣

文清曰程朱所以接孔孟之傳者只是進修有序象  
山直指本心陽明首揭良知皆以頓悟直捷爲事  
而不復斤斤進修之序豈所語於孔孟之傳哉

虞廷十六字吾道大開闢也禹湯文武皆踐履此十  
六字而筆之爲書彰彰可考也天若不生孔子集  
大成而一一表章之誰知其爲傳道之要訣哉若  
夫顏曾思孟則又孔子之孝子順孫克家而纘其

緒者也。故生孔子之後者，宜用守元公太極圖、吾道一大開闢也。洛中之二程、關中之張，皆踐履此一圖而筆之爲書，彰彰可考也。天若不生朱子，集大成，誰知其爲傳道之要訣哉？若夫江西餘姚，則又朱子之敵。國外患入室而操其戈者也。故生朱子之後者，宜用攻。

繇孔子而後，千餘年大學中庸雜在戴記中，兩論七篇混入子書內。學者但作文字觀，云爾及二程出，然後彙輯訂正，列爲四書。朱子又續承二程之志。



一字一句。示之指南。名曰集註。使天下萬世。資之。如菽粟。一日不食。則饑。資之。如布帛。一日不衣。則寒。此程朱之功。所以上追孔孟也。非然者。雖有菽粟。與稊稗同。誰知其可食哉。雖有布帛。與蘆葦同。誰知其可衣哉。今且人人食之。人人衣之。莫不從此求溫飽矣。然在童子。不過資之以補諸生。在諸生。不過資之以舉孝廉。在孝廉。不過資之以躋南宮。富貴之溫飽。豈道德之溫飽哉。日食菽粟。而不知其味也。日衣布帛。而不知其色也。惜哉。率負聖

賢矣

文清謂堯舜爲乾道禹爲坤道蓋據書辭曰欽明曰重華曰祗承三言分之也余意以堯舜言之則堯爲乾舜爲坤及舜受堯禪則舜又爲乾矣大抵堯舜爲乾禹爲坤及禹受舜禪則禹又爲乾矣大抵堯舜禹三聖皆合乾坤之道也皆以自強不息之功而博施厚德以載物分乾分坤或恐未然盡性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復性者斯可矣復性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知性者斯可矣知性而

後性乃可復也。復性而後性，乃可盡也。豈曰絕無其人哉。聊勗已耳。

文清稱真儒之不雜凡四。曰心。曰行。實曰事業。曰文。詞是也。愚謂行實事業文詞皆本于心。心不雜則滿腔天理，渾然湛然發諸外者，莫非天理之流行矣。又何雜焉。

文清極力推韓子，竊意韓子光明俊偉，自是千四百年間一大人物。然以語于四者之不雜，則未也。唯是舍其瑕，取其瑜，則聖賢豪傑兩途當有各擅其

長者但聖賢分數少。豪傑分數多。使得遊孔子之門。則聖賢分數浮于豪傑矣。

韓子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看他是何等抱負。釋氏之徒。以爲師事大顛。謬誣甚矣。

孟子於陳仲子。畧其小廉。責以大義。此春秋之法也。包則謂舉世趨利若鶩。有人焉。狷介清苦。不與世俗爲緣。如鳳凰之在鷄羣。此中流一柱也。曷可少乎。

不知其人。視其友。其友而廉靜勤慎也者。不問而知。

其爲端人矣。其友而貪冒逸豫也者，不問而知其爲匪人矣。

文清曰：爲學至要，當于妄念起處，卽遏絕之。正心之學，一言以蔽之矣。又曰：爲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修身之學，一言以蔽之矣。

文清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朱張，正學也。不學此者，卽非正學也。余謂不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而不學周程朱張，亦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而不學周程朱，亦

非正學也。陸王一派欲駕周程張朱而上之，正取否耶。

文清曰：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此以言乎釋老之學也。若俗學則語物而遺理，語下而遺上矣。

道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舉世駭之笑之，抑思人而不學道可也。人而不學，人可乎？人而駭人之學，人笑人之學，人也是尚可以爲人乎哉。

文清曰：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功夫。惟于身心上用力最要。余謂作詩務涵養性情，作文務根極性。

命寫字務如程子之敬。非欲字好。只此是學。如此則詩也。文也。字也。皆在身心上用功。何必非本領工夫哉。

文清曰。道從天出。是有本之學。余謂道從心入。是有本之學。何也。心卽天也。

文清曰。學者自幼便爲謀利計功而學。宜其不足以入堯舜之道。夫謀利計功。蓋指科舉之學言也。今之學者。舍科舉則無學矣。汝曹試思之。補諸生薦賢書。成進士。與希賢希聖希天。孰愈。三希道德也。

一世而千秋三途富貴也。豈特不可以千秋哉。并  
不可以一世矣。爲吾子弟者。慎無役役功利而自  
外堯舜之道哉。

得小學之旨。然後可以肆力於四書。未有不解小學  
而能讀四書者也。不解小學而讀四書。只是舉業  
得四書之旨。然後可以肆力於五經。未有不解四  
書而能讀五經者也。不解四書而讀五經。只是塵  
編得五經之旨。然後可以肆力於諸史。未有不解  
五經而能讀史者也。不解五經而讀諸史。只是玩



物喪志

文清本朝第一人。得力全在讀書一錄。玩錄中說讀書處。津津有味。眼裏看的。口裏念的。心裏想的。當身踐履的那一時一刻。不凝注在書上。所以纔成了箇大儒。我輩無先生萬一之功。而欲幾先生萬一之業。其將能乎。

文清謂讀書須體貼向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此二句最宜詳玩。何也。向事物上體貼而不考驗身心。則涉於支離。考驗身心事物而不反覆以

用其極。究歸半上落下。此先生之言。所以渾全無蔽也。與。

文清論爲學於口耳文辭。諄諄致戒焉。竊謂學絕道喪而後。卽求口耳文辭之士。豈易得乎。若遇其人。且相率而從事焉。俟口耳博洽文辭華瞻。然後進求之。游泳乎其中。而神明乎其外。亦可以免於先生之戒矣。

文清曰。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

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此所謂敬以直內也。又曰爲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此所謂義以方外也。程子曰敬義夾持。宜上達天德。自此無出兩般工夫者矣。

古之學也。道。今之學也。藝。古之學也。義。今之學也。利。古之學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天爵修而人爵在其。中矣。今之學者讀書作文。以求夫官。終身役役人。

爵又烏知天爵爲何物哉

寫字最可驗心之存否。或差一字。或遺一字。或多一字。皆緣心不在。而然斷乎莫之或爽也。

志氣昏惰。肢體放逸。只緣不敬。敬則諸病皆無。自而生矣。

持已則敬與怠分。敬日新而怠日廢也。接物則敬與慢分。敬日謙而慢日倨也。

文清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凡有所行。知順吾父母之命而已。違恤其他。余謂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凡

有所行知盡吾天地之性而已。邊恤其他。

文清曰：凡聖賢之書，皆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之言。讀其書而無知覺可乎？先生之意，蓋謂讀聖賢書而徒爲口耳詞章之學，與冥然無知覺者等耳。

文清曰：讀正書，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此五者，缺一不可也。然而有其序焉。未有不讀正書而能明正理者也。未有不明正理而能親正人者也。未有不親正人而能存正心者也。未有不存正心而能行正事者也。實實體驗，當自見的。

清曰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然則耳不聰目不明是有耳目之物而無聰明之則矣手不恭足不重是有手足之物而無恭重之則矣以此推之百體皆然人之威儀亦何可以不嚴整乎哉。

文清曰萬事敬則吉怠則凶此卽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二語而約以出之也又曰節儉朴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此卽儉者德之共侈者惡之大二語而詳以出之也要其立言之旨則無

少異耳。我輩操心，其可以不趨吉避凶也與哉。我輩持已，其可以不崇德去惡也與哉。

文清曰：自頂以及踵，皆天之所與，但求順天。余謂自頂以及踵，皆親之所與，但求不忝吾親而已。自頂以及踵，皆君之所與，但求不負吾君而已。何也？親也，君也，皆天也。

或謂詩不李杜，非詩之至也。余曰：孜孜然用力於三百焉，李杜咋舌矣。或謂文不蘇韓，非文之至也。余曰：孜孜然用力於四子五經焉，蘇韓閣筆矣。或謂

字不鍾王、非書之至也。余曰孜孜然用力于程朱、卽此是學焉。鍾王束手矣。此吾所謂古今三絕也。異乎詩人、文人及善書者所謂三絕矣。

詩必李杜乎。不李杜自有詩。文必蘇韓乎。不蘇韓自有文。書必鍾王乎。不鍾王自有書。若夫學不可不程朱也。不程朱更無學矣。學程朱之學則宜學程朱之詩。學之可以嗣響三百。學程朱之學則宜學程朱之文。學之可以媲美六經。學程朱之學則宜學程朱之書。學之可以續千聖相傳之敬而點畫。



皆心學矣。又何必李杜蘇韓鍾王哉。

文清曰：天道公而自然，不爲何而春夏生物，不爲何而秋冬成物。天其無爲乎？又曰：人道公而自然，不爲何而行仁義，不爲何而行禮智，人其無爲乎？余以爲天道人道皆有爲也。天何爲哉？爲人也。天不爲人之性而賦命，則人類滅矣。人何爲哉？爲天也。人不爲天之命而盡性，則天德亡矣。天人交相，爲以成其公。又何不自然之有。

爲人謀而忠，智也。與朋友交而信，仁也。傳而習，勇也。

曾子三省其卽中庸之三達德乎。

文清曰。每顧遺體之重。未嘗一日敢忘先人。竊嘗三復斯言。誰非先人遺體。誰是一日可忘先人者。

文清曰。只順理便是道。此以仁義禮智渾言也。詳言之。只守理便是仁。合理便是義。循理便是禮。明理便是智。總之。則一順理而已。是仁義禮智便是道也。

文清曰。矯輕警惰。只當于心。志言動上用功。心志言動是四件功夫。每日省察。心如何存。志如何立。出

何言語作何舉動件件都求過得去斯可免于輕與情矣。

易曰洗心書曰制心詩云小心孔曰正心孟曰存心曰養心聖賢之書勤勤懇懇皆以保護此心也心之所以不能保護者豈有他哉私欲害之耳降伏私欲使不得干吾靈府曰制心然非翼翼然以上帝爲鑒臨心其可得而制乎是故小其心所以制之也制其心所以洗之也洗其心所以存之也存其心所以養之也養其心所以正之也心至正則

惟精惟一。直與上帝合符矣。

心之變幻。雖多端。大約不出天理人欲二者而已。爲天理之心。則高峻。爲人欲之心。則卑陋。爲天理之心。則廣大。爲人欲之心。則狹小。爲天理之心。則光明。爲人欲之心。則暗昧。爲天理之心。則潔淨。爲人欲之心。則污穢。爲天理之心。則端正。爲人欲之心。則邪僻。爲天理之心。則專一。爲人欲之心。則雜擾。爲天理之心。則寬厚。爲人欲之心。則刻薄。爲天理之心。則細密。爲人欲之心。則粗疎。爲天理之心。則

深沉爲人欲之心則淺露爲天理之心則公平爲  
人欲之心則偏私爲天理之心則坦易爲人欲之  
心則艱險爲天理之心則舒緩爲人欲之心則急  
躁爲天理之心則謙和爲人欲之心則倨侮爲天  
理之心則退讓爲人欲之心則矜伐凡此數者出  
於此則入乎彼如影隨形如響應聲不可不察也  
道者仁義禮智之綱也仁義禮智道之目也  
文清曰仁義禮智之性有未盡卽拂乎天命而自絕  
於天矣可畏哉

文清曰盪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三者雖並言之要以盪滌私邪爲主蓋盪滌私邪然後心性可得而存養容節可得而端謹也。

文清曰常主靜物來應之所謂役物而不役於物也。文清曰盪滌無一毫之私累正易所謂洗心也。

文成之才大於文清文清之學正於文成尚論者固不可以其才之大而掩其學之正也。

陽明之徒推道學首白沙而不及文清蓋自爲地也。天道流行有一息間斷便不成造化人道邁往有一

息間斷便不成性學。

天道所以無間斷。以其有元亨利貞四德也。人道所以無懈弛。以其有仁義禮智四德也。聖人法天而立道。豈非法天之元亨利貞。而以仁義禮智立之哉。學道者求天人合德焉可矣。

天有元亨利貞。我有仁義禮智。天有日月星辰。我有耳目手足。天有風雲雷雨。我有喜怒哀樂。吾何歉乎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繇之而

不知其道者衆也。以歎學之不講。貿貿迷途者然也。余則曰。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習焉。終身知之而不繇道者衆也。以歎學之徒講。役役空文者然也。孟子歎人。余自歎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三者。學人之通病也。余則不戒。正助。而獨戒。忘何也。正助俱勿忘。以後事。心既忘矣。又何有於正。又何有於助。長是故集義之事。必以勿忘爲主。曰勿忘。便有疾徐中節之意。而可以免於正助矣。



先正云。晝觀諸妻子。夜觀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余謂妻子工夫。須從言語做起。每日稱引聖賢。莫雜以閒言妄語。則不愧妻子矣。夢寐工夫。全從思慮做起。每夜寤寐。聖賢而不雜以閒思妄想。則不愧夢寐矣。學道者。何可以不從事于斯也。爲學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三重者。何慎。言語肅威。儀正思慮是也。坐臥問心焉。行往問心焉。飲食問心焉。語默問心。寤寐問心焉。一不問。則背而馳。莫知所之矣。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可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學者以天爲體。則無遺物。而萬物各得其所矣。以仁爲體。則無遺事。而萬事各得其宜矣。

文清曰。中夜思千古聖人之心。惟是誠而已矣。我輩所以學聖人而未能者。只是不誠。

至誠者。聖人也。思誠者。賢人也。不誠。只是庸衆。

朱子曰。至精之理。于至粗之物上見。竊意理曰至精。形而上之道也。物曰至粗。形而下之器也。理從物上見。道從器上見。朱子之言。蓋本孔子也。

文清之學得力在一性字。梁溪亦然。

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與則見其倚于衡也。此之謂不言而忠信者。然後言忠信矣。此之謂不行而篤敬者。然後行篤敬矣。故曰。夫然後行。若徒在言時求忠信。恐其信也。有未必忠者矣。若徒在行時求篤敬。恐其敬也。有未必篤者矣。其何以行之哉。

天下無理外之物。天下無性外之理。天下無心外之性。心存則性復矣。性復而理得矣。理得而天地萬物一以貫之矣。

物必有當然處。謂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繇。謂之道。道與理只是一個同體而異名也。今與人言理。卽庸衆者習而安之。若與人言道。雖高明者駭而走焉。何惑之甚也。

有一個物。卽有一個物的來歷。便是理。遇一個物。須審那一物的來歷。便是窮理。窮理者格物也。文清曰。於聖人言理處。當各隨其旨。而知其所以異。言一本萬殊也。又曰。當旁通其意。而知其所以同。言萬殊一本也。

知止之所在而堅守勿失爲知。此卽知行合一之學。作事不合宜。便有惻然不安之心。仁也。不安其不合宜者。而安其合宜者。義亦在其中矣。

文清曰。時中似義字。余謂無我似仁字。

有形有象者。物也。不亦顯乎。無聲無臭者。理也。不亦微乎。卽顯卽微。有間乎。無間乎。寂然不動者。體也。而用具焉。感而遂通者。用也。而體行焉。卽體卽用。一源乎。不一源乎。程子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非義精仁熟者。不能爲是語也。

無物不有。純備之體也。反之吾身。却有物不有其何。以言體。無時不然。流行之用也。反之吾身。却有時不然。其何以言用。體用兩虧。枉却天命之性矣。曹月川曰。顏子之樂。顏子之仁也。以其三月不違仁知之。余意顏子之樂。顏子之禮也。以其非禮勿視。聽言動知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視聽言動皆禮。仰不愧。俯不忤。心廣而體胖。樂在其中矣。然則克己復禮。樂之工夫。樂者克己復禮之受用也。克己復禮爲仁。謂顏子之樂。卽顏子之仁亦可矣。

爲子不能盡子道。爲臣不能盡臣道。爲父不能盡父道。爲夫不能盡夫道。吾何以立於世哉。

文清曰。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天氣陰晦。則心意黯慘。亦可以見好善惡惡之一端。余謂陽不必皆善。陰不必皆惡。要在人有以調劑之。

文清曰。忠信積久而後效。見吾人一念忠信。遂欲責效。不亦惑乎。

文清曰。知道則自簡。包曰。知道則自靜。文清曰。靜可以制動。包曰。簡可以御煩。

文清曰、愈日新、愈日高、包曰、愈日強、愈日明。  
文清曰、無行可悔、則德進矣。包曰、悔而能改、則德進  
矣。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

文清曰、萬物猶可以力爲。只此理非力所及。余意未  
必然。朱子言窮理之功。而要以一言曰、至于用力  
之久。夫用力所以窮理。也有能一日用其力于理  
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若之何不可幾及也。雖然、  
其至于理。爾力也。其中乎理。非爾力也。以言乎其  
中之者。卽謂此理非力所及。亦可矣。



一。本。耳。而。千。態。萬。狀。生。生。不。窮。者。萬。殊。也。萬。殊。耳。而。函。陰。負。陽。箇。箇。還。元。者。一。本。也。

文。清。曰。不。敢。有。邪。心。漸。進。于。誠。包。曰。不。敢。有。僞。心。漸。進。于。正。

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學。聖。人。之。四。目。也。包。不。自。揣。益。一。目。曰。非。禮。勿。思。

吾。性。本。善。吾。習。得。無。有。不。善。者。與。口。日。省。察。所。習。不。慎。則。所。性。不。存。矣。所。性。不。存。是。違。命。也。違。命。是。逆。天。也。逆。天。之。人。天。其。我。容。乎。天。命。之。謂。性。是。我。身。

上第一件事念之哉。

天○地○之○道○健○順○而○已○不○健○不○順○成○不○得○乾○坤○生○人○之○道○忠○孝○而○已○不○忠○不○孝○成○不○得○世○界○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得○力○在○不○見○上○雖○見○可○欲○使○心○不○亂○得○力○直○在○心○上○矣○見○可○欲○而○不○亂○之○心○與○不○見○可○欲○而○不○亂○之○心○有○以○異○乎○無○以○異○乎○

仁○者○見○天○地○之○心○乃○可○以○濟○天○下○之○難○智○者○合○日○月○之○明○乃○可○以○辨○天○下○之○惑○勇○者○象○風○雷○之○震○乃○可○以○除○天○下○之○患○

存心之謂仁。利物之謂義。居敬之謂禮。窮理之謂智。  
立誠之謂信。逐日省察五者缺其一。則人道虧矣。  
不存心則放。不利物則刻。不居敬則慢。不窮理則  
蔽。不立誠則詐。五善去而五惡隨之。可不慎與。  
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皆形也。而仁義禮智信之性已  
該載于其中矣。盡仁義禮智信之性。然後可以踐  
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形。卽物卽則卽器卽道也。  
二之則不是。

目來覺得心性工夫。其要只在養氣。氣不調攝。則志

意懈怠言語粗疎舉動躁妄無一而可。今而後。晝  
夜間須兢兢提調之。

今日出門又妄發數語。可恨。可羞。

四子書天下所家傳而戶誦也。然而知其意者或寡  
矣。知其意則希賢希聖希天取諸此而足也。知其  
意則出世經世傳世取諸此而足也。小學所以培  
其根也。五經所以植其幹也。近思錄所以發其英  
華而廿一史所以暢及其枝葉也。凡古今所垂諸  
簡冊者皆可以此書貫通而濇歸之也。故曰四書

不可一日不讀

薛子曰萬物本于天萬事本于心。余謂天者萬物之心也。萬物不得天以爲心則不生。心者萬事之天也。萬事不得心以爲天則不成。是故天與心生育萬物之主宰而成立萬事之樞紐也。君子以天爲心。卽以心爲天而造化之理不出徑寸而得之矣。浮屠老聃其學亦云精矣。彼亦何嘗不言仁義禮智且信也。然而未得其道者。以其父子君臣夫婦之間有缺典故也。所以謂之異端。漢祖唐宗其治亦

云偉矣。彼亦何嘗不行仁義禮智且信也。然而未  
得其道者。以其父子君臣夫婦之間有慙德故也。  
所以謂之雜霸。文清曰。三綱五常爲學爲治之本。  
余謂三綱又五常之本也。

視聽言動。發而皆中節。謂之禮。喜怒哀樂。發而皆中  
節。謂之樂。禮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樂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則一身與  
天地同節。一心與天地同和矣。是故三代以前。禮  
樂之制作。在唐虞殷周。三代以後。禮樂之制作。在

鄒魯洛閩

涇陽先生微有駁雜。而大段則痛快之極。少墟先生微有沾滯。而大段則醇正之極。若夫極其痛快而無少駁雜。極其醇正而無少沾滯。其惟景逸先生乎。

孔子之道。天下萬世所共繇也。使非顏曾思孟。羽翼於前。天下萬世何繇而知有孔子之道乎。使非周程張朱。表章於後。天下萬世何繇而知有孔子之道乎。然則孔子之道。得此九人者。而後曉然於天

下萬世。若曰吾自有捷徑而不必於周程張朱也。吾不知周程張朱而外。豈別有所謂顏曾思孟乎。吾不知顏曾思孟而外。豈別有所謂孔子乎。入手一差。到底無得手處。學者慎之。

焦弱侯以程朱爲保殘守陋。抑思程朱所保而守之者。六經四子也。六經四子。殘耶。陋耶。充其意不殘不陋。必如佛老之虛無而後可。

趙普呂夷簡功成勲立。名垂史冊。子獨目之爲小人。誅其心也。李固杜喬身死家滅。禍流宗社。而子獨



推之爲君子矜其志也。

少陵詩云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此語與韓退之嘆一飽之無時句正同。嗟乎杜聖于詩。韓聖于文。皆讀書破萬卷者而辭氣萎卑如此。病坐不知學耳。甚矣學之不可以已也。

少陵詩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此詩最占地步。及聞其所以致此者。則揚雄之賦。子建之詩。李邕王翰之比鄰而已。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子與氏所謂緣木求魚者。非歟。

蘇長公長於五經。然有功夫。亦有見地。文章諸大家。皆不及也。只是大段穿鑿。且纖巧耳。使當年北面伊川。如楊龜山。游定夫。諸公所造。皆過之矣。

讀易而不知程傳之妙。不可以言易。讀春秋而不知胡傳之妙。不可以言春秋。猶之讀四書而不知集註之妙。不可以言四書也。

呂涇野崇奉二程書。必冠帶讀之。可謂深知程子矣。乃於朱子獨不然。擬之橫渠。而以為未也。擬之和靖。而以為未也。豈不誣甚矣乎。知程而不知朱。吾

不謂之知程也。顧涇陽乃弟在儀部時擬疏請朱子配享孔子可謂深知朱子矣。乃于程子獨不然。援濂溪爲例而不得也。援文中子爲例而亦不得也。豈不誣甚矣乎。知朱而不知程吾不謂之知朱也。

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自有孔子以來未有四書也。自有四書以來未有集註也。天下後世知孔子爲生民未有之聖矣。而不知四書爲生民未有之書。卽知四書爲生民未有之書矣。而不知集註

爲○生○民○未○有○之○註○也○至○矣○哉○不○悟○四○書○之○妙○不○可○  
與○言○集○註○不○悟○集○註○之○妙○亦○不○可○與○言○四○書○吾○惟○  
終○身○服○膺○焉○而○已○矣○

潛室劄記卷下終